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三

少微家難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孝皇帝上 在位四十二年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封楚王破封臨苗中宗為韋
宜等所馮弒王率兵入誅韋后等奉睿宗輔政睿宗
即位立為太子先天元年傳位於太子八月即位

壬子先天元年壬辰傳位於太子太子表固辭太平
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總大政○八月庚子玄宗即位
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
癸丑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執擅權用事與上有
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真參
議蕭至忠謀廢之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
作亂上乃完計誅之執至忠蕭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立

太平公
主及謀
亂誅

賜死于家○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
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陳公即而已天
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多宦官七品以
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
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
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
官之盛自此始

宦官始
盛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
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
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
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
制崇寵宦者增多其真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也

史記下



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相魏崇

魏宗以十事聞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糾○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幸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安爵賞，結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競狎。上納之。本傳曰：上講武新豐，崇爲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歡甚。咨天下事，崇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取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革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辰冒濶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右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關人之口，臣願臣暨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相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要官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容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許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今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梁亂天下，國家爲其甚，臣願推此監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上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二以煩朕邪。會乃事

唐書卷下

教習
子
大卷
第

言事本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尺喜聞者皆服上誠人
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政焉為上所信任
奏記勸其遠譴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出小○丁二月
改尚書左丞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
為黃門省侍中為監出志○上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甲寅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
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亦為恒式○舊制雅
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
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上素友愛近世
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陶兄弟同寢殿中設五
陛與諸王更殿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黃
藥回甕吹火謀藥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

而愈鬚何足惜子傳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輿服
御金銀器玩宜今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
焚於殿前戶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綉天下更毋得采
珠玉織錦綉等物兩京織錦坊本紀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
以奢敗其矣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不慎哉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
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
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
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出唐書宗正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
慎清謹儉素不營私其子離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

懷慎
收履
謹

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謂告十餘日

政事未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

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

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

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

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

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

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山東大蝗人或於田傍焚香膜拜或設祭而不敢殺

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最多除

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

不豈可坐視食肉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

災上乃從之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

莊存蠶而愈疾雖孫叔殺蛇而致禍奈何不忍於蝗而

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傳 ○或上言

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百

尚書百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

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丙辰四年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兼河南

丞訪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

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丞訪使璽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

大梁若水餞之佇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

此行何異登山傳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

見若水

不捕蝗

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

理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諫若水曰劉聰偽主

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

宋史

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旱災
不至大飢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縣縣令非才及
入謝上遂召孫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野城令章
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公之官
四十五人放歸學問本傳○六月癸亥上皇崩○十二月
姚宗源乾耀能以刑部尚書宗環蘇頌同平章事環為相
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
面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
出為中國患朝廷甲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
首本傳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
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本傳○
姚宋相繼為相宗善旌變成務環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
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
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入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
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能任過於姚
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出本傳

相

賈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
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
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旌變
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
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
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大寶之亂卒陷其害可謂无
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何哉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丁巳五年春正月癸卯大朝四室環上素服遊正殿時上
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東駕受

唐書

考

開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什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起與

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嘉悅○貞觀之制中書

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

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象冠又

也對仗讀彈文以人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又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

拜左立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

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未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

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

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出百官志

辛酉九年春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

其眾請加檢括二月初有司議括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

以聞○制州縣逃○聽百口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

歸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稅

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

獲巧偽其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

十人止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

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務於獲多

虛張其數或以貫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杜

傳○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亦尚清其源何憂不

治○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說

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

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出外子

是鏡直

字義 括田

臺諫 仗義

唐書卷一百一

卷之八

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累盡百姓古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浦述者必爭出願募上從之切月得兵十二萬分隸諸衛軍藩上下兵數之分自此始矣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

田不井而兵猶賦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浸廢非其法下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其法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占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大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尚間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同官各從所樂今所在州縣安集遠其生業○命置書是

承南高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曰丁二十二

禹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歟○是歲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年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間田隨獲收稅

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巡

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融聚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請

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拍揀然後敷

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

戶八十餘萬由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中

是有龍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僚於尚書省

議之公卿以下畏融威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堪

獨建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若人徵藉外田稅使百

字勝

唐書

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華州刺史

乙丑十一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弼兼戶部侍郎制以

所得客天稅錢均充所在帛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

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更命長從宿衛之士

曰曠騎張必分課十二端總十一萬人為六番○張亦草

封禪儀獻之○十一月東與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君臣祀

五印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散乾封故事○初隋末國為昏

為盜賊及我狄所掠唐初總得牝牡三千以於亦岸澤徙

之隴右命大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

之是時天下以一繡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漸耗大半上初

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大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

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二萬匹牛羊稱是上

之東野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羣之如雲錦上嘉毛

仲之功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上還至東山宴從官於

樓上刺史寇此預馬酒酣上謂張說曰卿昔屢遣使臣分

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自我多矣

戊辰十六年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出廿七

己巳十七年宇文融性情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

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復失其職而上益

多百姓皆怨苦之為人踈蹙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請入

內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凡為相百日而罷後

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出本傳

庚壬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更部尚書先是選司法官

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

餘年不得祿者之州縣亦寺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

唐文宗

封禪

下書

字彙

遠行與近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
 得踰越非有譴者皆有不與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
 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是歲天
 下奏死罪止二十四○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
 品將軍門施榮戰戰如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
 所得遺賂少者不成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
 皆宦官矣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思勳嬰將兵征討力士
 常居中侍備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
 士即決之執傾中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辛未十九年二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大公廟以張良配
 鄧禹古名將以從也○二月八月上茂致祭如孔子禮
 禮記曰禮經之地之謂也其定禍亂之謂武封古不兼

斯二者而補聖人求之有也故漢唐聖君每為湯文武伊
 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其乘夷却
 費人備反曰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
 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如孔子者豈大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
 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誠古義莫不
 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
 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
 勝狙詐相尚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
 認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
 羞與之同食矣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韓休為黃門侍郎周平章事

相體

休為人端直不干榮利及為相其充時望始為休恬和

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高漸進之宋璟

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蓋職請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

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

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滿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

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

也韓休。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欲行委吏部臨時擢

用並外奏申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

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天下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

百八十六員吏自任中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

入仕之塗甚多不置勝紀杜。○十月以京兆叟裴耀卿

為黃門侍郎裴耀卿。張光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是歲分

采不采。○畿關畿關。○河東河東。○龍右龍右。○山南山南。○東道東道。○山

南山南。○西道西道。○南南。○東道東道。○江南江南。○西道西道。○中道中道。○南南。○凡凡。○七七。○

道道。○各各。○置置。○以以。○六六。○條條。○檢檢。○察察。○非非。○法法。○出出。○地地。○世世。○志志。○

甲甲。○乙乙。○二十二十。○二二。○年年。○吏吏。○部部。○侍郎侍郎。○李李。○林林。○甫甫。○柔柔。○俊俊。○多多。○狡狡。○深深。○結結。○宦宦。○官官。○及

妃妃。○嬪嬪。○家家。○伺伺。○微微。○上上。○動動。○靜靜。○無無。○不不。○知知。○之之。○由由。○是是。○每每。○奏奏。○對對。○常常。○棚棚。○百百。○悅

之之。○擢擢。○為為。○禮禮。○部部。○尚尚。○書書。○與與。○裴裴。○耀耀。○卿卿。○張張。○九九。○齡齡。○同同。○中中。○書書。○門門。○下下。○三三。○品

乙乙。○亥亥。○二十二十。○二二。○年年。○上上。○御御。○五五。○鳳鳳。○樓樓。○酬酬。○宴宴。○命命。○三三。○百百。○里里。○內內。○刺刺。○史史。○縣縣。○令

帥帥。○所所。○部部。○音音。○樂樂。○集集。○於於。○樓樓。○下下。○各各。○較較。○勝勝。○負負。○懷懷。○州州。○刺刺。○史史。○以以。○車車。○載載。○樂樂。○生

數數。○百百。○皆皆。○衣衣。○文文。○繡繡。○服服。○箱箱。○之之。○牛牛。○皆皆。○為為。○虎虎。○豹豹。○犀犀。○象象。○之之。○狀狀。○魯魯。○山山。○令令。○元

德德。○秀秀。○惟惟。○遣遣。○樂樂。○工工。○數數。○人人。○連連。○袂袂。○歌歌。○于于。○為為。○和。○奏奏。○上上。○曰曰。○懷懷。○州州。○之之。○人人。○其

塗塗。○出出。○乎乎。○立立。○以以。○刺刺。○史史。○為為。○散散。○官官。○德德。○秀秀。○性性。○介介。○潔潔。○質質。○樸樸。○士士。○大大。○夫夫。○皆皆。○服

其其。○高高。○出出。○本本。○傳傳。○

少少。○微微。○家家。○塾塾。○點點。○校校。○附附。○音音。○通通。○鑑鑑。○節節。○要要。○卷卷。○之之。○四四。○十十。○四

唐唐。○書書。○卷卷。○之之。○四四。○十十。○四

唐書卷之四十四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相體

少微家塾點校附首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五
金唐紀

玄宗至道孝皇帝 下

丙子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
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
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守珪亦
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
莊賈補子孫武斬宮嬪守珪宣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
惜其才救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
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
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杜害忠良竟赦之傳秋八月壬
子千秋即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
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川出與廢之原為書五卷謂之千

張九齡
補子孫
武斬宮
嬪守珪

千秋金
錄

九齡諫
封李林
甫

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麟閣朔方節度使李仙客前
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文而嘉
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因以稱惟
旧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與今職
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
爵所以勸有功也边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
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且上默
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
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麟初上欲以李林
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隆
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社稷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
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為張九
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四奢意怠於政事

能九齡
上封事

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於是權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永嘉陳氏曰忠義美名止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慮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其失德猶可以為安也而不及言極諫甚者有幽厲和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拍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美端人主所罕見而所為者此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食一雨暘之愆則從而尤之曰此班政之招也射獵巡幸歌舞之娛似未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握之瘼非人所願也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

安得而不畏之邪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於汲黯張元齡之直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生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其所以所畏而取疎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是以姦欺之徒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陶石妖也而士方以為嘉瑞殺三子大亂也而宰相以指刑受賞大旱之變則曰乾封之祥兩霖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弄哉哉其畏即義也故士得以窺其所也順其意其利甚之說而天下皆幾於危亡吁可不駭哉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乘舟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命

能九齡

上封事

林甫奸
狡

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杖馬乎
食三品判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
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傳林甫城府深密
人莫窺其際好以其言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以為
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執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
巨滑無能逃其術者木傳

以讒言
殺太子

丁丑二十五年楊洎又請太子瑛鄂王瑋光王瑑潛構異
謀上乃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
豫上意乃決廢瑛瑊瑒為庶人賜死城東驛傳林甫秋七
月大理少卿徐峒奏公歲夫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
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
官以幾致刑指上表稱賀上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
公牛仙客幽國公林甫傳

幾致刑

立太子

戊寅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
以忠王瑒年長且仁孝恭謹文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
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好誅死繼嗣未定常怱怱不
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
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
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瑒為太子後改
己卯二十七年八月遣益孔子為益王南向坐被王者
之服追贈弟子曾為公侯禮樂志

孔子益
文宣王

太平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
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傳
是歲西京東都米斛貴錢不滿三百緡匹亦如之海內富
安行者雖萬里不持杖藜

安祿山

辛巳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與

之由是上益以為賢人月以祿山為營州都督本傳

至元天寶元年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是時天下即安祿山為節度使以安祿山為節度

惟車

民困於養兵

始困苦矣通此

東萊呂氏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甚盡處外之制何其疎城也以為府衛之法嚴而後有方鎮之制知有城之法嚴而後有方鎮之制

而方鎮遂成乎外內不相親睦而至於外侮重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繼武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鎮撫之制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精銳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其在六尚書之上而為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內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公處置十節度使凡領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為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彊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將無兵可募李林甫遂得上下無兵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在備皆市人富家禁復受甲更此一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取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為

唐兵二變之論者謂研兵變而為曠騎則可謂曠騎變而為瀟頭特未之考爾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少府監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又楊慎矜得幸於且韋堅王鉞之徒融則以就以利進百司有專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為更以鉞敏林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戶軍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貞外郎兼侍御史融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卑抗位將逼已者必百討去之元且安李之工或賜以之善唱以其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山本傳

李林甫
口蜜腹劍
錄山

錄山
錄山

錄山
錄山

錄山
錄山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詔見無時錄山○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御梁廷甫等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遷曹御史附之時張倚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之首登議議錄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詰之奭手持詞紙錄曰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本傳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三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為尚書郎建侯為河北黜陟使林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稱曰林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推矣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死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親入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天寶宮中曰嬪大真服選曲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甚感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休皆如皇后貴中○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

高才十
而諫林

羅維
綱

下
兼

王忠嗣
兼制
道

探出
六
林

近上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告無為慈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對曰天子巡守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既
 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乙酉四載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歲吏庸見薦言
 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
 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
 羅維吉網結品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鉷志
 在聚斂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徵其和庸有併徵三十年
 者民無所訴上在位又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
 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以錢帛百億萬斯於
 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邦庸調無預經費上
 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丙戌五載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
 節度使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陸
 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黑龍軍虜
 其全部而歸本傳
 丁亥六載以汜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
 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
 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談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
 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祿山
 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其
 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祿山十二月命百
 官閱視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
 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
 坐府無一人入謁者○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
 不以任不選領不兼統功各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

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杜爾契必何力契音之必滿猶不

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中天子有吞

匈吏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以任矣皇子則慶心

諸王宰相則蕭萬年仙客始選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

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

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必能

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

用胡人精兵咸成北邊天下之勁備重卒使祿山領覆天

下皆出於林甫專能位之謀也本傳

戊子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又楊劍之善窺上意所愛

惡而進之以乘欽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本傳

已丑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幣有是時則縣殺

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其以國用豐衍其視金帛如重

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論○先是折衝府皆有志

契銅魚朝廷徵發不敷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

遣之自是弊盡驛府兵日益廢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

點補其宗馳馬牛器械糧社耗散甚盡府兵入宿衛

者謂之侍官言且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備多以假人役

使如奴隸長安人畜之至以相詭柄其成邊者又多為邊

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怨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

無兵可交五月李林甫奏傳折衝府上下魚書其後府兵

徒有官更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所止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

之其曠騎之法大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貧賤

無賴子弟殊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儲

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武備

武備

折衝

楊國忠
由林甫
專能

甲侯

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所備矣兵志

庚寅九載五月賜安祿山節度使平郡王尊號帥封王此

始本楊劍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賜名國忠

卓卯一載春正月上帝有言為安祿山第於親仁坊教

第第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怪邪器以充其其雖

禁中服御之物始不及也祿山土日上及貴賜衣服

其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如以錦繡為大襪

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下聞後宮皆笑問其故左

右以與死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浴兒

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蓋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

或與貴妃尚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

也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

天子身下著秋高顏內懼又見武備備弛有輕中國之心

至下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起

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故其天下無復可憂遂

恣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

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始

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

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

之亂而上不覺悟也不以揚國忠為右相國忠為人彊

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數決幾務果敢

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壯黃天公知以下順指氣使真

不震反白侍御史至為相及領四十餘使寄官有

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陟即進十張彖謀匡

中曰見之言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再以

為八山耳若故日既出君輩得照失所持中陰反彖以

實錄

祿山

剛南春
感天下
之大亂

相煥國

祿山

祿山志

癸巳十二載安祿山以蘇庸狡滑踰己故畏服之及揚國
忠為相祿山視之親如也即是有隙國忠心懷言祿山有反
狀上不聽國忠以虜右印度使司節翰與祿山不協欲厚
結翰與其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是時中國盛強
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間相望桑柘翳野天
下稱富庶者無如龍右翰每遣使入矣當來白橐駝日馳
五百里國忠等神

祿山之

軍生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揚國忠言祿山必反
且曰陛下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
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矣天子亦知祿山必反言
於上上不聽以待御史李泌將兵七萬擊南詔至軍甘沒
揚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
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

南朝事

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雨數
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日禍發
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祖禹曰管子有言堂上遠於自則堂下遠於千里君
門遠於萬里言難蔽之為害深也明皇嘗一揚國忠出
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勝其不云豈不幸哉是時
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自萬里之安而不知
禍幾發於朝夕蓋由宰相之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祿山以

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祿山奏請以番將二十二入代漢將
上命止進蓋然告身草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又有異志
今又有此青其反明矣明且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
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
上不悅竟從其請

宋書曰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必見人之所不見知人之所未知也夫豺狼之不可適禽獸之不可狎泰阿之不可倒持帷薄之不可溷襲雖愚夫稚子固能知之明皇獨不知何哉祿山柳城孽胡平盧憤將不獨張九齡知其有反相明皇固已知之矣以智畧則果下凡眾不足以籌邊以器苟則淺陋庸愚不足以濟事連組累劄極重崇品上食中第須瀆賞在請上將相所不能錄者一以此施之謂之何哉龍樓雞帳之蔽尊卑所以定位鞋履掖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賜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氣皆復為不平明皇獨無作色其又何哉夫惰懶無涯之念每啓於惟仙之極畔澳不軌之謀多出於才力之想公祿山養壯壯十八十餘人家僅百餘人皆使二兩朝山擁三道軍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雖皆具私屬其必反之謀不特王國忠烈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番將代漢將且茲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於鼠身失國而不悔詩曰啜其江兮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歟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時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傳○十一月甲子祿山

祿山發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

類果卿
計賊

用事

祿山陷
東京

果卿
與大震

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鼠匿
 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傳。上聞祿山定反乃使封常
 清東驛請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餘人乃斷河橋為守禦
 之備祿山至橐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
 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賞其子弟使仍守常山
 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河為著此著者直履謙悟其
 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祿山傳。丙子以郭子儀為朔
 方節度大使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
 皆市井子弟也。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
 雨完城浚濠料丁壯置倉廩悉祿山以其善生易之及祿山
 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
 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
 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書曰朕不識顏真
 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客懷贖贖賊請諸郡由
 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果卿之從弟也傳。安祿山陷滎陽
 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經訓練也武牢以拒賊賊以鐵
 騎蹂之官軍大敗丁酉祿山陷東京。是時朝廷徵兵諸
 道皆未至關中傳。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
 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
 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以哥舒翰
 為其馬副元帥將兵八萬軍于潼關。顏果卿將起兵命
 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安石經。朝又當至先平
 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
 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
 燕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本傳。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五

唐紀

肅宗文明孝皇帝 在位七年 壽五十二

諱亨，玄宗第三子也。開元二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安祿山入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誅之。玄宗不許。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次載六月，侍玄宗入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太子會兵討賊。玄宗乃分兵與之。太子乃還。七月，杜鴻漸、裴冕等勸進太子，乃即位於靈武。

祿山稱帝

具却非

丙申至德元載正月，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顏杲卿起兵，纒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火，燒餘人執

李光弼克常山

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大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人唱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臊羯狗，齧齧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表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囚之。初，杲卿覆謙比死，罵不虛口。上命鄧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先是，譙郡大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

今狐潮
攻雍丘

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至雍丘與曹貴合今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貴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貴眾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碎其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礮環城樓堞皆盡賊數千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鎗斫營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而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騎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甥如潮因說巡曰入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還○郭子儀李光弼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相陽思明隨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遣之晝則耀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崖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天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會省官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翰兵大敗賢聲振天地賊乘勝壓之役軍亦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子儀
大振

韓山克
潼關

賊自關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番將火拔歸仁執翰降賊祿山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

車駕幸
蜀

即從謹
言致亂
之由

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餽即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
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往誅之
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
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言曰言天下賴以安
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
之外陛下皆莫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矣但九重
嚴密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未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
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揚國忠欲誅
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
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捨揚其首上杖
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
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

殺貴妃
以安將

公老遊
道留大

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
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
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
殺之輿尸至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
計○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官闕陛下家居陵
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
於後宮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
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
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下可曰至尊遠冒險
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
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鞭諫曰逆胡
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
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

唐肅宗

上分六
軍

上皇
傳位

祿山既
志

即
靈武

守邊之兵召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
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
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
得行上紉轡待太子以不至使人俱之還白狀上曰天也
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
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
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旨旨欲
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安祿山不意
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九十日乃遣孫孝哲
將兵入長安於是賊執大熾然賊將皆寵猛無遠略既克
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
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太
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
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
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
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箸也秋七月太子至
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
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
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也一朝離散不可復集
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
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本紀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父固無可稱者
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以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
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
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繫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
勵精故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後心一動

竊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
至於翫身尖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
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據其來

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
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
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數然有
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初京兆李泌幼以
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
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
出則聯轡乘輿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至無
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
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乎止○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車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其必

孤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初聞
玄宗已幸蜀後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
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知降賊巡陽許諾明
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十朝之人皆泣巡引六將於
前責以大義斬之七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
夜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乃知其藁人得矢數
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潮軍大亂焚壘而還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部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雷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
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
人倫焉知天道宋綏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退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

其方春

下

曹甫定

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北海大
 守黃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
 以為方公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
 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
 制自今改制敕為詔表疏稱大上皇四海軍國重事皆先
 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仍命韋
 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初上皇每
 酬宴先設大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
 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艇載樂器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
 羽衣人教舞馬百匹啣盃上壽又引羣象入場或拜或舞
 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
 驅舞馬羣象詣洛陽

溫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
 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
 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躬聲技之巧白謂帝王
 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
 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乎使樂興捕越
 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宗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樂梨園子弟往往歎
 泣下賊皆露刃睨之計反吾樂工番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
 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
 嚮口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
 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
 技藝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
 傳天子北收兵來取人心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

多事
多事

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
以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逆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
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邳坊蘇方至于岷隴皆附之
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
不過襄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
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蘇方之功也○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勳焉○上
與李泌出行軍軍上指之籍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
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次官且衣
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
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
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尚
志泌乃受之○上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

權重

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
下為己仔知無不為專決於骨髓諸將拱手避之○十月

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作權鹽法用以饒非○房瑄
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技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三公
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

所引用皆浮華之黨實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疎之○瑄上
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

人皆書主不閉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曳落河胡
言非上也

安能敵我劉秩瑄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
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
皆震駭賊縱火焚之入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
數千而已

勢難

丁酉至德二載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日漸昏甚是不復睹物性益躁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遣閻覽至諸兒執刀直入帳中所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帝位○上謂李泌由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幸海內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唐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登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如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士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二曰善○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貴益驕橫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卹其家○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即將軍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牌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誦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乃清渠之敗復以官爵取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終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於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丑子奇益兵圍雍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陶霽等六將雷萬春等

子儀元
後西京

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
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乃刻高為矢中者真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
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九
月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魏下與
郭子儀等克復西京○冬十月尹子奇又圍睢陽城中食
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
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
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
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
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
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
全城主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
俱被執并兩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
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不僕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
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
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
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
數步之間勢有同異隨機應卒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
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投之而控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
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
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敵應變
出奇無窮魏下與以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
力○河南節度使張錫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錫至睢

陽城已陷三日

賈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墻抗
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
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行全江淮財用以濟中
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死不為遽遠後死不
為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
界名與第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上自討回紇郭子儀等克復東
京安慶緒奔河北丁卯上入西京○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
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十二月上

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
居之上表累請還位還東宮上皇不許○安慶緒悉史思
明之疆欲圖之恩明遂以所部十二州來降唐書

棟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復以載為年○夏五月張錫上言
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而
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李光弼以思明終
當敗亂陰使圖之恩明復叛○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

淮西魯炆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
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
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官官開府儀
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冬十月子儀等大破安慶緒於衛州追至鄴圍之慶
緒若急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
三萬欲救觀望未敢進軍于滏陽遣為慶緒聲勢○十
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覺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

唐肅宗

蓋觀軍容使

思明叛

思明降

迎上皇

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去
志之于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
使節度使由軍士發立自此始

溫公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以聖人制禮以治之
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
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
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
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
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
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
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
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備守以然得策謂
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
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奪皆不出於上而出
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罰惡
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
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帥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
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
其憂事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苟得
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
而屠之牟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
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
此矣蓋力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
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

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隊塗炭無所停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咸伏斧鑕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官軍

已亥二年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奔竄山谷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史思明不與慶緒相聞但日於軍中饗士慶緒不知所為度

思明殺

上表稱臣於思明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殺之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思明遂自稱大燕皇帝○四月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馬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立常居內宅制救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矩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冬十月

光弼治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悲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諸將

唐肅宗

致死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遁

思明入東京

庚子元元元年四月史思明入東京。以京兆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贖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上皇愛與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人多御長慶樓又若過者杜佐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口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舊閣相參垣墉洩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榮感聖聽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節頭請迎上皇如西內上泣不應會上不豫秋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總屯老數十人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憚囚不如軍下上人怨不反辟穀寢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輔國易

光弼

辛丑二年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救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德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兵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三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其部將駱悅縊殺之朝義即帝位。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迁上皇於西內五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大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沙然泣下泣胡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壬寅寶應元年以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將士作亂殺景

李輔國
殺元志

蓋殺元志
稱同

諸軍討
元志

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
 安之諸將請以部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建卯月以雲
 京為河東節度使。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充
 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蒧非
 元禮惟禪。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絳州
 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
 元帥。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
 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初張后與李輔國
 相表裏專權州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
 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尋殺之丁卯上崩代
 宗即位。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
 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為功子儀曰汝臨
 賊境輒害士將若賊乘其豐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
 卒之私即五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
 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
 皆奉法。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子
 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
 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
 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
 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
 用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九月上遣中使
 劉青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先是肅宗以
 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涼州
 上令侍兒見之懷恩為言唐家自信不可負可汗况遣使上
 表請兩國討朝義。以雍王守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
 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

程元振魚朝恩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
節度行營以副道○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
為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官軍至洛陽
北郊賊眾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之賊眾大敗朝義將
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
戰皆捷○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放火累旬不滅十一月露
布至京師○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
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克復京

少微家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六

